

亚太地区

2008年5月20日，缅甸首都仰光附近的卡乌穆镇（Kawhmu），当局阻止热带风暴“纳尔吉斯”的幸存者到街上乞讨，并处罚那些试图帮助他们的人，使他们无法得到任何非正式的援助。在将近3周前，风暴横扫缅甸南部多个地区，致使数万人丧生，另有数十万人丧失家园和生计。

政府的压制政策是否会使人陷于穷困的绝境？这个疑问大概也被热带风暴一扫而光。令全世界不寒而栗的是，缅甸政府（名为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拒绝承认灾情的规模，对据估计多达240万的受灾幸存者几乎没有提供援助。缅甸政府连续3周拒绝国际救援，并阻止外人进入伊洛瓦底三角洲，而当时是幸存者最需要食物、容身之所和药品的时候。风暴过后1周，当灾民仍挣扎求生时，缅甸政府却把关键资源转用于一场流于形式的全民公决，来批准一部存有重大缺陷的新宪法。缅甸政府故意阻止性命攸关的援助，同时又未能提供足够的救援，这侵犯了数十万人的生命、进食和健康的权利。

在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数以亿计的人成为政府政策的受害者，但他们却无法或不敢挑战这些政策。随着食品、燃油和其它商品价格的上涨，数百万人陷入贫困状态，这部分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所致。这些人当中，大多数被剥夺了帮助政府采取适当措施回应危机的权利。由于热带风暴“纳尔吉斯”引发的灾难非常严重，导致缅甸的邻国——东南亚国家联盟中的国家及缅甸的主要国际支持者中国采取行动。这些政府以前声称，国际人权不但与“亚洲价值”冲突，还威胁国家主权，动摇经济发展的首要地位。但在如此大规模的灾害面前，东盟公开呼吁缅甸政府提供救灾渠道，并在缅甸政府和国际社会之间进行斡旋。

更值得注意的是，灾情的规模（以及意图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保护形象）使中国政府偏离了其长期坚持不干涉其它主权国家内政的立场，而且似乎运用了其重大的影响力来说服缅甸政府与国际援助合作。

北京奥运会使中国增加对自身形象的敏感度，令人感到中国整体人权状况有真正和持久改进的希望。而这正是国际奥委会选择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原因之一。可是，在奥运会前夕，中国在全国加强镇压，当局加紧控制人权捍卫者、宗教人士、少数民族、律师和记者。中国政府强行拆迁数千名北京居民的住房，并处罚那些敢于挑战政府行动的人。

作为体面盛事，该届奥运会受到广泛赞誉。它显示了中国政府调配大量资源的能力，也正如中国政府所希望，它证明中国已进入世界强国之列。但这届奥运会也显示，一个有能力举办如此盛事的国家，却无法解释它为何未能满足其人民的许多人权愿望，数以千万的人仍未能享有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和权利。

遭受剥夺

多年来，中国政府依靠约1亿5千万民工来推进其经济政策，大多数民工从农村来到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并住在贫民窟中。但随着奥运会相关的施工潮的结束，以及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加剧，中国的数百万民工在2008年年终之际前途未卜，他们回到农村家乡，看不到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但又清楚自己的生活和中国日益富裕的城市中产阶级有多大差距。不少人意识到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不断扩大，造成社会紧张，导致全国发生数千起抗议事件。

亚太区域包括一些世界最为富裕的国家（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而它们又与一些最为贫困的国家为邻（阿富汗、孟加拉、老挝、缅甸、朝鲜、巴布亚新几内亚）。在整个2008年，这些国家人民的幸福与政府的政策紧紧相连，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比与自然资源分布的关系还要大。

另一个亚洲大国印度试图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对国内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坚定承诺。但印度政府未能确保城市贫民和农村已被边缘化的社区的权利，包括失地农民和反对为工业项目而开发他们土地和其它资源的原住民社区。

在一些邦，当局无视宪法划定的原住民专用地区，把土地分配给矿业和其它工业。奥里萨邦是印度最贫穷的邦联之一，除了当地人在争夺有限的资源外，关于原住民权利的斗争、宗教自由及政府的发展政策，往往交织在一起。这造成了持续的社区冲突，至少25人丧生，1万5千人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是面临迫害的基督徒。冲突还使数千人无法得到适当的医疗、教育和住房。

孟加拉国的原住民社区也成为政府政策的受害者。军方支持的过渡政府和资深政治领袖之间的斗争成为新闻焦点，但政府在幕后仍继续支持孟加拉裔定居者侵占吉大港山区原住民的土地。

柬埔寨已经有450万人生活在贫困状态，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亚洲发展银行在10月警告，全球金融危机令食品、燃油和其它商品价格上涨，可能会使额外200万柬埔寨人陷于贫困。金边有4千多户家庭住在万谷湖附近，其中许多人住在简陋的住房中，由于该湖变成一个垃圾填埋场，许多人面临搬迁的命运。填埋工作在2008年8月26日开始，但当地居民事先没有得到通知。抗议者普遍面临当地政府和企业员工的威胁。与此同时，金边警方加强对穷人和边缘群体的夜间打击，任意逮捕性工作者、无家可归者和乞讨者。

在朝鲜，数百万人经历了10年来规模最大的饥荒。妇女、儿童和老人成为最脆弱的一群。仍有数千人因为寻找粮食和其它经济原因而越过边境前往中国。那些被捕和强行遣返的人在狱中遭受强制劳役、酷刑和其它虐待。朝鲜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善局势；韩国以前是朝鲜的最大捐助国之一，捐助物资主要是大米和化肥。但朝鲜与韩国的关系转趋紧张而没有向他们求助。

不稳定局势

2008年间，亚太地区没有任何国家正式处于互相交战状态，但一些政府和武装反对团体的冲突威胁到亚洲各地数万人的生命，并使数百万人无法得到医疗、教育、住房和食物。种族因素是导致这些冲突的部分原因，通常是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开战，以求得到平等的待遇或更多的资源。

无论冲突的起因如何，最易受到伤害的是平民，特别是那些由于性别、民族、宗教、种姓和社会阶层而被排斥的人。

阿富汗、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缅甸和菲律宾南部的居民面临政府军和反政府军的严重威胁，这些部队经常无视有关武装冲突的基本法律。

阿富汗南部和东部的数百万阿富汗人，不但受到塔利班和其它反叛组织的胁迫，表面上与政府合作的当地民兵还经常恐吓他们。他们一直处于动荡的局势，食物、医疗和教育等资源和服务本来就已有限，现在就更难得到，女童和妇女的情况尤为坎坷。这一年又创下了阿富汗暴力局面的另一个血腥记录，战斗直接致使大约1400名平民丧生，数万人为了躲避战火而逃离家园，许多人前往喀布尔与赫拉特等相对安全繁荣的大城市，住在新涌现的贫民窟中。塔利班和其它反政府组织需要对大多数平民受伤负责，驻扎在阿富汗的近6万名国际部队进行的空袭和夜间袭击，也伤害平民及其财产，可想而知这引起极大的公愤。

阿富汗政府未能维护法治，甚至未能对其控制地区的数百万阿富汗人提供基本服务。塔利班和其它反政府组织的控制范围扩展到超过全国三分之一的地区，他们再度禁止女童接受教育和医疗，并实施残酷的司法管治，经常执行公开处决和鞭笞。虽然儿童的入学和基本医疗方面有所进展，但大多数阿富汗人的生活极度艰难，寿命短暂，他们的人均寿命仅为42.9岁；该国还再度加入全球产妇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列，而且人均收入仅为350美元，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之列。

阿富汗的动荡局势还蔓延到邻国巴基斯坦的大片地区，那不仅是阿富汗边境附近的部落地区，还有巴基斯坦其它地区的情况也日益如此。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绑架人质，袭击和杀害平民，并暴力对待妇女和儿童。截至年底，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组织控制了大片边境部落地区和斯瓦特河谷（斯瓦特河谷是位于部落地区之外的居民地区，距离伊斯兰堡不远）。塔利班关闭了几十所女校、诊所和任何被认为不够虔诚的商业部门，例如音乐制品商店。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居民，尤其是妇女和女童，因而比该国其它地区的居民寿命更短，婴儿和产妇死亡率更高，受教育率明显更低。巴基斯坦新当选的文官政府在2月就任，并作出许多改善该国人权状况的承诺。由扎尔达里总统领导的政府落实了一些承诺，但在处理该国日益严重的安全问题上，新政府与穆沙拉夫将军的军政府一样运气不佳。截至年底，新政府仅是重复前军政府的灾难性政策，方向摇摆不定，时而任由反叛组织对巴基斯坦的大批国民实行残酷统治，时而采取惩罚当地居民的焦土政策，但又未明显削弱反政府组织的战斗力。

在亚洲各地，都有平民受害于支持和反对政府的武装组织，这些组织完全无视他们的安危幸福。在泰国南部，暴力在一个世纪以来不时酝酿，反映了该地区居民的公民权长期遭受剥夺的情况，他们大多是马来族的穆斯林。该地区是泰国最为贫穷和落后的地区之一，当地居民十分抗拒由泰族佛教徒控制的中央政府的同化措施。反叛组织针对佛教徒使用了斩首等残暴手段，并袭击学校。但政府随后采取的严厉保安措施导致广泛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对穆斯林嫌疑犯使用酷刑和其它虐待，这令政府与当地居民越走越远。

类似的情况也在菲律宾发生。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的冲突加剧，当地的穆斯林居民感到被该国占主体地位的基督徒和领导者剥夺了权利，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该国其它地区落后得多。菲律宾政府和摩罗伊斯兰解放阵线之间的和谈破裂，导致暴力冲突在8月再度爆发，双方不断犯下侵犯人权的罪行。新一轮的冲突升级，令受影响的平民数目直线上升，和平遥遥无期。2008年8月，摩罗伊斯兰解放阵线袭击基督徒为主的社区和基督徒与穆斯林混住社区的平

民，超过61万人逃离家园，以躲避摩罗伊斯兰解放阵线的直接袭击及其与保安部队的交火。菲律宾军方宣布他们的村庄安全后，大约有24万人返回家园。许多人发现自己的房屋被烧毁，牲畜被掠夺，他们仍生活在恐惧状态之中。

在缅甸，政府的政策导致全国人民陷入贫困状态，缅甸政府对该国135个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迫害尤为严重，而这些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缅甸军队继续攻击克伦邦和勃固省的克伦族平民。现政府的攻势始于2005年11月，已导致14万克伦族平民被杀害、遭受酷刑、被迫流离失所、遭到性侵犯、被强迫劳动，这包括和军事行动有关的危险劳动，例如排雷，或遭受其它广泛和有系统的侵犯人权行为。这些侵害行为相当于危害人类罪。

2008年另一场“被人遗忘的冲突”是在斯里兰卡政府和泰米尔猛虎组织之间发生。该国人口众多的泰米尔人长期抱怨，占统治地位的僧伽罗族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歧视他们。泰米尔猛虎组以一连串的残暴手段，例如用炸弹袭击平民和征用童兵，来在该国北部和东部建立一个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的区域，这情况持续了将近10年。但这并未给泰米尔人提供一个安身之所，因为泰米尔猛虎组织不允许有任何反对力量。随着2008年接近尾声，斯里兰卡政府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正逐步部署攻占这一地区。在北部的瓦尼地区，几乎所有的泰米尔人都为自身安全而逃离家园，人数超过25万。其中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已经数次因为战火而流离失所，包括前些年发生的此类情况，一些人还是2004年印度洋海啸的受害者。

斯里兰卡政府禁止国际救援人员和记者到冲突地区进行援助，或见证被夹在冲突双方之间的平民的苦难。泰米尔猛虎组织则强迫这些平民劳动，用他们充当军人和阻挡斯里兰卡军队前进的盾牌。

排斥

种族歧视虽然在一些地区没有导致武装冲突，它仍是亚太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富国穷国都是如此。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的岛民，于儿童时代因当时的法律和政策而被强行从家中带走。2月，澳大利亚政府对这个“被盗窃的一代”作出历史性的道歉，但政府宣布不会设立赔偿基金，也不会进行任何其它形式的补救。

尼泊尔是世界上最新成立的共和国，政府承诺改善人民生活，但在落实时却困难重重。尼泊尔人受到几个世代的剥削，政府以前一直对此放任不管。控制政府的毛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为妇女、低种姓者和穷人争取权利而获得的支持。但占该国三分之一面积的南部平原的大批居民，感到新政府没有充分考虑到他们的长期积怨，这对政府的统治构成最为严重的挑战。

在中国西部的藏区和穆斯林为主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批少数民族继续遭受有系统的歧视。2008年，这两个地区出现了近年来最为严重的骚乱。藏族僧侣在3月10日示威抗议，后来又有更多的僧侣加入，他们敦促政府停止政治教育运动，放松对宗教活动的管制。暴力事件随着普通藏人加入抗议而出现，他们表达长期的积怨，这包括他们感到自己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而政府的政策还削弱了藏人的文化和民族身份。一些抗议者袭击拉萨的汉族移民和他们的商店，但示威基本是以和平形式在西藏各地持续进行。

中国政府最后报道说，有21人被暴力抗议者杀害，因抗议而被拘留的人中有1千人后来获释。而海外藏人组织则报道，有100多名藏人被杀，估计在年底时至少有几百人仍被拘留。由于中国当局禁止媒体和独立观察人员进入这些地区，确切数字难以确定。

8月14日，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宣布，要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分裂势力”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当局以一系列据称是恐怖分子所为的暴力事件为由，开展全面镇压，继续严格控制宗教活动，包括禁止所有政府工作人员和儿童到清真寺参拜。中国政府称，这一年中有1300多人因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违反国家安全法律的其它行为而被捕，1154人被正式指控及面临审判或行政处罚。

言论

随着2008年的结束，全球经济下滑，出现失业的情况，人们的收入减少，因而减少了食物和必需品的开支（例如住房、教育和医疗开支）。亚太各地有更多人要求他们的政府承担责任。但一些政府不但没有回应这些需求，反而试图使人们沉默。这一趋势使亚太地区的言论自由情况更为恶化，而许多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压制言论自由，缅甸和朝鲜的情况尤其如此，这两个国家多年来实际上完全禁止言论自由。

在奥运会前夕，中国政府暂时放松了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当局给予外国记者前所未有的报道自由，并解除了对国际特赦组织和BBC等网站的封锁。但在年底时，随着公众不满增多，中国当局又开始压制和恐吓批评人士。《零八宪章》的签名者受到政府的严密审查，该宪章要求彻底改革司法和政治制度。一些签名者遭到骚扰和虐待。至少有一名签名者，即刘晓波，在年底时仍被任意拘留。2009年年初，许多网站又在中国被禁，包括国际特赦组织的网站。

越南的情况与此相似，“8406集团”是一个在互联网上的民主运动，政府继续镇压他们的支持者。政府还镇压其它未经许可而成立的要求民主和人权团体，并根据《刑法》第88条，指控他们“进行反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宣传”，或根据其它法律指控他们“滥用民主自由来损害国家利益”。

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在打击言论自由，新加坡政府也继续滥用有关诽谤的法律来压制批评。《远东经济评论》被判诽谤总理李显龙的罪名成立，《亚洲华尔街日报》则在9月因质疑司法部门的独立性而面临诉讼。约19名反贫困活动人士因未经许可举行街头公开集会而面临指控。

在泰国，法律禁止任何诽谤、侮辱或威胁王室的言行，而被控冒犯国王罪的人数急剧上升。斐济临时政府在8月宣布将设立一个媒体法庭，来“加强管理”媒体。

在斯里兰卡，媒体一度相当活跃，但却因袭击记者和媒体工作者的风潮持续而遭到极大损害。自2006年年初以来，至少有14名媒体工作者在斯里兰卡被非法杀害。还有人在保安部队关押期间，遭受任意拘留、酷刑或据报成为强迫失踪的受害者。有20多名记者因受到死亡威胁而离开该国。

结论

在日益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下，亚太地区有许多人开始利用国际人权框架，来更有效地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尊严。

在热带风暴“纳尔吉斯”侵袭之后，东盟放弃以往不愿谈论人权的做法，其所作的重要努力令受灾者得到关键的援助。在11月，《东盟宪章》得到所有10个成员国的批准而生效，这将产生长远影响。该宪章坚持维护成员国对人权的承诺，并为东盟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来设立一个强有力的人权机构。

在12月举行的太平洋地区国会议员会议上，各议员一致支持建立太平洋地区人权机制的举动，这对太平洋地区各岛屿和亚太地区整体而言是重大进展。

这些主动措施要归功于亚太地区的人权活动人士，他们是推动此类变革的前沿。虽然一些政府进行严厉镇压，使人权捍卫者面临严重的个人危险，这些人仍努力为那些遭受剥夺和侵害的人争取权利。

在许多地方，有越来越多活动人士和批评政府的人士开始利用互联网来表达异议和争取支持。中国的互联网使用量猛增，使人们能分享有关政府行动的信息，少数勇敢的人还因此而呼吁改革。越南的情况与此类似，勇敢的活动人士日益利用博客来呼吁变革和表达异议。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仍然压制言论自由，博客者是那里独立信息、分析和批评意见的主要来源，但这些人因此而付出代价。

他们的努力，都源于同一信念：人人都应享有人权和尊严。虽然该信念经常遭到违背，2008年发生的事件却清楚表明，这一信念目前已在亚太地区的许多社区中牢固扎根。